

如诗如歌沙坝村

夏青



每隔一两个月,汤国强就会到沙坝村走一走、看一看。他是贵州遵义凤冈县进化镇沙坝村的前任驻村干部。尽管2021年就结束了驻村生涯,但用他的话来说,在村里待的时间长了,不回去看看,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

在凤冈县文化旅游局见到汤国强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民间歌谣,民歌、山歌、哭嫁歌……这些都是他和同事们一起深入到全县的乡村收集而来的,有些传承得较好,有些濒临失传。汤国强有一个愿望,把全县这些民间曲艺整理出版、留传下去。

汤国强现任县文化旅游局文化馆专职音乐干部、县音乐家协会主席、县民族乐团团长。2015年至2021年,单位派汤国强到凤冈县沙坝村担任驻村干部。从此,他一头扎入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中。

沙坝村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文化种类繁多:高腔茶灯、喊山号子、傩戏、舞龙舞狮、花灯等,当地村民不光热爱民间文化,对中国的民族乐器也情有独钟,很多村民世代传承着民族演奏的技艺。每到晚上和农闲时节,村民们会隔三差五地自发组织起来,聚集到村子里相对开阔的地带,拉二胡、吹唢呐、敲锣打鼓,开展各种文艺表演。沙坝村村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可这里历来有白天耕作,晚上吹拉弹唱的风俗,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和文明村。

驻村伊始,汤国强经过实地走访,了解到村里的文化现状和面临的发展瓶颈,开始探索沙坝村乡村文化提升之路。经过一番调研,汤国强和村里的干部决定从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建设文明乡风入手。

提升乡村文化,有很多棘手的难题。最令他头疼的是,沙坝村不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都陷入了传承困难。

“高腔茶灯”曾是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曲艺,起源于唐朝,盛行于清乾隆年间。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一种集茶文化、歌舞、说唱于一体的民间戏曲。其唱腔以“歌腔”为主,高亢嘹亮,故此得名“高腔茶灯”。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许多更符合时代潮流和年轻人需求的艺术形式涌现,茶灯这种传统、古老的表演逐渐失去受众。再加上寨子里年轻一代纷纷选择去城里打工或安家,“高腔茶灯”落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汤国强很是不甘心。他找到“高腔茶灯”

第十四代传承人冯修荣,两人一合计,决定为“高腔茶灯”的重振开辟一条新路。一番奔走努力,“高腔茶灯”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高腔茶灯”要重振,还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这门古老的戏曲才行。汤国强和冯修荣把村里会唱“高腔茶灯”的人组织起来,成立四支演出队。汤国强多次带领演出队参加省、市、县的各种会演和比赛,屡次获奖。2018年,“高腔茶灯”的精彩演出荣获贵州省“多彩贵州”(民族民间类)大赛二等奖。

就这样,这门古老的曲艺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中。村里学“高腔茶灯”的人逐渐多起来了,找冯修荣拜师学艺的不光有中老年人,还有年轻人。

一个新难题又开始困扰冯修荣:如何更好地教学和传承?汤国强把情况向县文化旅游局做了详细汇报,县里出资十二万元,修建了一座“高腔茶灯传承堂”。

传承堂位于沙坝村响水岩寨,穿过木质的院门,院中是一栋百年老宅。青瓦木墙,镂空的雕花木窗,宽敞的院坝可以容纳近百人在此演练。传承堂建成那天,四支高腔茶灯演出队集聚院里,敲锣打鼓庆祝了整整一天。

“高腔茶灯”的难题解决了,汤国强又马不停蹄投入到对“濉阳手工布鞋”的抢救性保护中。

“濉阳手工布鞋”起源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民间工艺,手工布鞋是全布料、纯手工做成,具有防潮、吸汗、防脚气的特点。2020年,在汤国强等人的努力下,“濉阳手工布鞋”成功申报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又找到村两委干部,成立合作社来统筹引领。全村会这门手艺的中老年妇女聚集在一起,利用农闲时节做手工布鞋,合作社回收布鞋,通过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等方式对外销售。

刘兴举是“濉阳手工布鞋”第七代传承人,他亲历了手工布鞋从辉煌落入低谷,再逐步走出困境的过程。头一年,刘兴举通过合作社销售出去两百多双布鞋。近几年中,村里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妇女参与到手工布鞋的制作中来。2022年,已经结束驻村工作的汤国强提议修建一所集教学、生产、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濉阳手工布鞋传承堂”,县里再一次采纳了汤国强的建议。如今,这所传承堂不光成为村里手工布鞋的生产基地,也是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

驻村几年,汤国强经常听到村里人家传出乐器演奏的声音。二胡、竹笛、唢呐的乐音,在静谧的田野、山涧,格外婉转悠扬。

有一天傍晚,汤国强走访到一户农户家中,看到这家父子俩身上披了一张床单,正在院坝中忘我地练习舞狮。虽然没有观众,也没有喝彩声,父子俩依旧表演得格外卖力。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汤国强。他意识到,艺术已经沉入到这些庄稼人的血液里,在他们憨厚的外表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热情的火。

可是,汤国强随即想到,这些村民都是各自在家演奏,没有一个协会、组织,也缺乏专业老师的指导,村里有良好的文艺氛围,却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看来得让村民们抱团发展才行。

其实,汤国强是省里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喜欢作词、作曲和演唱,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在省里的文艺圈结识了不少朋友。汤国强几次三番把这些朋友请到村里,给村民们开展培训,提升专业演奏技能。随后,汤国强帮扶村民们创建了“沙坝民乐团”“沙坝二胡协会”“陈山舞龙舞狮表演队”“濉阳喊山号子表演队”等十四支表演队伍,全村十二个村民组都有了各自的演出队伍。村民们苦练内功的同时,也争取机会登上了省市县的演出舞台。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群朴实、勤勉的沙坝村村民。

从2017年起,村里连续三年举办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民间吹打乐邀请赛暨春节联欢晚会。2018年,由沙坝村二胡协会会长、村退休教师王全泽作词,汤国强作曲,村民们共同创作并制作了歌曲MV《美丽的沙坝我家乡》,热情地宣传推介沙坝村的风光民俗、产业发展、脱贫致富后的民情风貌。

提起汤国强,王全泽说,他是我们村公认的“伯乐”,没有他,我们村的文化发展不会这么快,更不会这么好。

三

“你离开了城市/钻进了大山/时间一晃整整五年/习惯了这里的爬坡上坎……走村入户不论刮风下雨/面对村民你总是春风满面……”

最早读到这首诗《驻村干部》时,汤国强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的农民诗人——黄德龙。

汤国强第一次见到黄德龙时,是一个盛夏的清晨,黄德龙正在地里打理自家的桑园。因童年患上骨髓炎,黄德龙右腿截肢,十指严重扭曲变形。如今他独自种了五亩桑园、三亩辣椒,养了三十多只鸡。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读书、写诗、写散文。他从十七岁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至今坚持了整整三十年。

汤国强意识到,支持黄德龙进行文学创作的困难。从那时以后,汤国强多次向县残联、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询问贫困户黄德龙的情况,又向县文联推荐了黄德龙的优秀诗歌作品。很快,县里的领导来到黄德龙家,为他送去各种生活物资,帮他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难题。县电视台还制作了一期黄德龙的访谈节目,激励他的同时,也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黄德龙给我的印象是爱笑,他笑起来,总让人想起人间四月洒满山麓的阳光,阳光里草木葳蕤,田野返青,丘陵峡谷间到处都蕴藏着希望和生机。

世代传承的耕读风气,让这个村子涌现出一大批农民诗人、农民书法家、农民画家。他们白天在地里埋头苦干,夜晚回到家,用诗歌、书法、绘画记录下生活的种种感受。汤国强在他的驻村日记里这样写道:“虽然这些文稿不是很专业,但却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



受,抒发了这群山里人对自然的感恩,对幸福新生活的礼赞和讴歌,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我不指望他们的作品能登上多高的平台,我只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喜欢他们……”

学音乐出身的汤国强对文学创作并不在行,他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汤国强找到市、县文联,邀请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摄影家到沙坝村举办读书会,开展写作培训、摄影绘画培训。

接着,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村民们相继创建了“沙坝村民间文化学会”“沙坝村书法协会”等文艺协会,培养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诗人三十九名、农民画家五名、农民书法家三名,创作了《春风拂过如诗田野》《用农具在春天写诗》等作品。

汤国强还积极与县文联主办的文艺刊物和微信公众号取得联系,推送出沙坝村部分民间文艺创作者的优秀作品。2020年,村里自己的民间文化学会公众号诞生了,村民们饱含乡土气息、朴实无华的文艺作品有了亮相的“舞台”。

四

2021年9月,汤国强驻村期满,村民们满是不舍,自发为他举办了一场欢送晚会。晚会上,村民们各显身手,吹拉弹唱、写诗作画,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这位“伯乐”的感激之情。

汤国强离开村子时,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秋天。那一天,远处群山逶迤起伏,蔚蓝的天空一碧如洗。汤国强在驻村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乡村振兴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助推乡村文化繁荣、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看见这些村民心底的善良、淳朴、知足、感恩、奋进。”

在离开村子的这个秋天里,他不仅看到了金色的收获,仿佛也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春天……

图①为沙坝村河头水库。图②为村里老人制作手工布鞋。图片均为汤国强摄 版式设计:汪哲平



莒南的楼和路

赵德发

山东莒南县城,过去人们叫“十字路”。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县城。爷爷要看看在县城工作的二儿子,把我也带上了。他赶着一头驴,驮蓝的一头装着刚收下的地瓜和花生,另一头装着年幼的我。四十里路走完,县城到了。

我指着那看,突然眼前一亮,指着路边的建筑物大喊:“楼!楼!”我早听大人讲过,屋上还有屋,那就是楼。我看到的那间小屋,屋顶上就有一间小屋。爷爷哈哈大笑:“那不是楼,是伙房的透气窗户。这里没有楼,临沂才有呢。”自作聪明的我,往驮蓝里缩了又缩,羞窘不堪。

到二叔家住下,爷爷带我逛街,走街串巷,他说去看看戏楼。我问爷爷,您不是说十字路没有楼吗?他说,那是唱戏的楼,不能住人。我随他走进一所小学,果然看见一个高台,台上只有一堵墙和几根大柱子。戏楼虽然破旧,但楼顶很好看,四个檐角垂下来又翘上去,都挂着铃铛,风一吹,叮当响。爷爷说,过去到了关公老爷生日那天,这里都要唱大戏。

祖孙俩站在戏楼上,居高临下看县城。爷爷指指点点,说这里之所以叫十字路,是因为城里有一横一竖两条大路。而且,从十字路东去安东卫,西去临沂,南去青口,北去莒县,都是一百一十里。爷爷早年赶着骡子做生意,走过许多地方。年幼的我不知道一百一十里有多远,但想到十字路竟然是很大一块地方的中心,自豪感油然而生。

过了十年,我在老戏楼旁边的一间教室里扯开嗓子高唱。那时我已当上民办教师,在县师范音乐班参加培训,结业前到这所小学实习。我用脚踏风琴伴奏,把刚刚流行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教给学生。上完这节课几天,我回到本村小学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但心里一直想着十字路,忘不了在那里见识的一切。

又过了十年,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在十字路落了户口。这时的莒南县城已经繁华多了,有好多楼房出现。我住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注意到大院东南角有一座二层小楼,幽静宜人。招待所旁边是电影院、“一零”(县百货公司第一零售店)、图书馆、新华书店等等,每天都是人来人往。

三年后,我搬到县委大院东边建起的一座四层宿舍楼里。有意思的是,负责建设宿舍楼的领导,在楼下为各家各户建起了鸡窝,大家每天凌晨听雄鸡高唱,白天有空就去喂鸡、拾鸡蛋。现在想想,上世纪80年代,县城干部宿舍还保留着农家生活传统,耐人寻味。

1988年春天,早已迷上文学创作的我决定转行,报考山东大学作家班。单位很支持,让我考前一个月不再上班,专心备考。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县城东面的赤眉山上看书。休息时,我瞅瞅身边的春花,望望山下的县城,既深深留恋我从小向往的十字路,又期冀我的文学梦想早日开花。终于,我在那年夏天等来了录取通知书。

我在山东大学学习两年,毕业后去了海边的日照市,把家也搬到那里。但我每次回老家仍会经过十字路,常到那里走亲访友,看到了县城的种种变化。三十年的时间,原来繁华的地方继续繁华,新的繁华区域不断外扩。尤其是北城新区,鸡龙河两岸风景如画,高楼林立。而过去通往四个方向各是一百一十里的大路,早已成为高等级公路。

北城新区往东五公里有座娘娘山,山前建起一处田园综合体。我徜徉其中,只见满目葱绿,处处生机,一些文化设施初具规模。给我带路的人指点着不远处河边平地,说那里曾经出土一尊西汉时期的青铜鼎,是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立即想起,西汉时此地地为高乡县治,历史悠久。他们还说,想在这里建一座书院,为家乡增添一抹书香。

2023年的早春二月,高乡书院举行落成典礼,几百人聚集于娘娘山前,共襄盛事。我想,家乡建起这座书院,接续高乡千年文脉,助力莒南文化事业,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虽不才,亦须为家乡的这座书院、为家乡的一脉书香,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此时,窗外百草权舆,春光融融。



河西稻事

刘汉斌

一路逐水而下,河流是我的向导。到了宁夏银川,看见宽阔而雄壮的黄河水,我决意在黄河以西的土地上租一小块地,种稻于此。

春天,我搬进田里的水稻种子有一小半没有出苗,烂在了泥里。出了苗的,大都长着长着也自行消亡了。最后留在土地上的一小部分,才是属于我的庄稼。消亡的水稻并没有使土地空下来,分蘖的稻子和萌发的草种子恰到好处地把土地占得满满当当。

水稻叶子尖利,硬挺地指向天空。风却是最好的软化剂,风一来,稻田就立即变成了柔顺的液体。风吹稻浪滚滚,稻子分明就是立在地上长高的水呀,只有风才能让稻田掀起水一样的波浪。

我在农闲时喜欢背着手站在河岸上眺望,看黄河水绵延不绝地奔流,感觉身体就汲

取了不少力量。站在岸上望着黄河水,水面上有另一个“我”也深情地注视着我,我们都一动不动。每天的某个时辰,一群羊会来到河边饮水,领头羊带着羊群,在河边一字排开,给水草镶上半截洁白的边。羊群来来回回,只有我,长时间伫立河边,守着一地总也不见长高的水稻。

春末夏初,天气回慢慢,水稻苗子羸弱,草却长疯了。我心急,自己配了除草剂,却将苗和稗草一并全打死了。我想尽办法挽救,仍无济于事,眼睁睁看着田里的绿色褪尽。

时至5月,再撒稻种子定然是来不及了,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插秧。插秧是个技术活,我不会干,得雇人。稻秧像绣在苗盘里的针黹,插秧机如同刺绣工,不多时,纤细的秧苗就织绿了水田,水田瞬间泛起了活色。

8月,稻田宽广。稻花,开在旷野;稻香,弥散在空气中,被风传播得到处都是。稻花的香味是对我春天劳作的奖赏,我满心欢喜地等候接受季节的嘉奖。秋后,土地还要奖励给我一大批粮食呢!我感到幸福极了。

稻花藏在绿色的颖壳里,只闻其味,却从未见其形。低头拔草的时候,我闻到了稻子的香味。原来,稻子正在香味的掩映下悄然长大。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里,我在月光下给稻田放水。蹲在田埂上看水,水中有一个月亮静静地照着,我悄悄伸手去摸,月亮总是先于我的手在水面上碎成了一道道波光。若不去碰它,它又聚集在一起,还是那个完整的月亮。披星戴月的稻子,正日夜兼程地长着。一粒成熟的大米,晶莹剔透,像冰晶一

般,没有点裂纹。从春至秋,我看着稻子长大,绿的时候,太阳越晒越绿,绿得深沉时,会咧着嘴笑,我从它张开的小嘴里闻到了花香;黄的时候,风越吹越黄,颖壳上的绿色褪尽时,稻子熟了,水稻地一片金黄。剥开它黄色的颖壳,是一粒灰突突的糙米,放进机器里又剥掉一层皮,它才变白。燃起稻秸,煮好米饭,真香!淡淡的米香和烟熏香,不用一口菜也能让人吃饱。

深秋的清晨,湿气很重。我在翻耕土地的时候,田埂上摇摇晃晃跑来一个孩子。他手执铁铲、臂挎竹篮,路过水闸时,发现一支稻穗斜挂在他手。他便拾起稻穗放进竹篮。篮子里零星的稻穗,铲子上黏黏的泥土,向我展示着一个孩子对泥土的亲近、对农事的好奇。我欣喜:从此,这片土地又多了一个热爱它的人。